人民日報

（第六十五號）　今日一張兩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信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元　預訂每月九十元　每月二元　外埠外收　本市不收郵費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　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為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國民黨軍五五師全體官兵 反對內戰舉行起義

聞正與奉令圍殲之蔣軍激戰豫陝交界地區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據六月十六日民主報載西安航訊稱：駐防河南鞏縣之國民黨軍三八軍五五師全體官兵，於五月十五日在該師孔從周副師長率領下舉行反內戰起義，聞其正與奉令圍殲該師之國民黨部隊激戰於豫陝交界地區。該部原屬西北軍舊部，後為國民黨當局編併劃歸一戰區三八軍張耀明指揮，駐豫西洛寧一帶。日本投降後，即奉令向中共豫西地區進攻，嗣以該部官兵堅決反對未果，旋於今春被迫南調。國民黨當局即以整編為藉口，予以削弱。師長孔從周亦降為副師長。並密令鄭州附近國民黨嫡系部隊重重包圍，企圖強行繳械，再度編遣後，重新驅赴內戰前綫。在包圍部隊着着進逼下，衝突乃起。該師官兵激於義憤，不甘屠殺自己同胞，在孔副師長領導下，舉行反內戰起義。

【新華社沭陽十九日電】蘇北蔣軍士兵及下級軍官厭惡內戰，駐新（浦）海（州）之國民黨九十八軍預四師十一團七連連長，於本月三日聽過該軍軍長段霖茂、與國民黨江蘇第八區專員臭鼎文之內戰動員後，回連即舉槍自殺。該軍士兵逃亡者亦與日俱增，該軍第十一團軍法處在數日內抓回逃兵四十餘人，部份已遭殘殺，然逃者自逃。

在羣眾歡呼聲中 我軍進駐五台忻口等地

惡貫滿盈之閻偽軍紛紛潰竄

我民主政府迅速從事恢復各地秩序

【本報訊】同蒲北段閻偽軍在我討逆自衛戰勝利震威下，紛紛潰竄。我軍於十四、十五兩日在羣眾歡呼聲中進駐五台、原平、忻口、河邊、東冶等晉東北重鎮。按五台城為世界著名佛地，臨五台山麓，為我晉察冀解放區之發祥地。聶榮臻將軍司令部，曾長期駐此。忻口、原平都是抗戰初期我八路軍抗擊敵寇的著名戰場。在八年抗戰期間，均完全處於我軍民包圍中。忻口，並曾為我一度解放。日寇投降後，當地偽軍被閻錫山收編入十九軍暫三十七師雷仰湯部，及暫四十師王乾元部，對人民蹂躪掠奪倍於往日。停戰令後，更不斷向我解放區進攻搶糧。祗五台縣內新建據點，即有蘇子坡、白家莊、田家崗等二十餘個。至五月底止，縣區幹部及羣眾被殘殺逮捕者一千五百餘，人民憤怒異常，紛紛要求我軍前往解救。我軍於解放崞縣城後，當即乘勝向原平偽軍進軍，守軍於十四日黃昏倉促向忻口退去，十五日黃昏又連合忻口偽軍向忻縣逃竄，我軍當即先後進駐兩地。與此同時，五台閻偽軍亦於十三日自外圍據點完全撤回城內，十四日下午連合五台城、東冶、河邊村等地守軍全都逃往定襄城。五台全境，先後解放。在我當地部隊尾追中，閻偽軍兩個連放下武器。

我民主政府現正迅速從事恢復各地秩序中。

【新華社興縣十七日電】隰縣、汾西、靈石閻軍，三面向解放區汾西四區及隰縣五區進犯。本月五日，靈石閻軍「愛鄉團」三百餘，西犯後王堡、馬家寨（汾西城西北十五里）。汾西之閻軍由毛家上莊犯我老峯（汾西西北）。隰縣之閻軍四十五師五百餘，於同日犯我中村、北村（汾西城西北），並有攻我汾（西）隰（縣）路重鎮勍香鎮之勢。

【新華社晉綏十七日電】晉中閻偽軍在趙承綬親自指揮下，正配合侵入晉南之蔣軍，向我平遙、介休、靈石、霍縣等地進攻。十三日，閻偽軍千餘人，由介休北之義棠、兩渡二鎮分路出犯，進佔我靈石東北之師家山、馬和山、柳樹等地，十三日再度陷我靜升鎮，並繼續向我旌介鎮進攻，遭我軍反擊後，退據靜升，現正構修碉堡，準備再犯。又十一日閻軍六十九師一千餘人，向我霍（縣）東之南堡進攻，侵佔我上王、下王、倒石鼻等村。

周恩來將軍招待記者

譴責國民黨當局進攻我解放區 揭露特務頭子陳立夫組織暗殺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據外國通訊社報導：中共代表周恩來將軍昨日在南京招待記者，譴責國民黨當局正向中原、蘇皖等四個解放區發動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攻勢，並使用卑鄙的暗殺手段，妄圖摧毀彌漫全國的民主運動。周氏聲稱：惡名昭彰的CC特務頭子陳立夫，在上海組織秘密警察，並擬就暗殺各界自由主義份子的黑名單，作為全國範圍反動逆流的開端。周氏透露馬歇爾曾經告他說：昆明一星期內兩位自由派教育家顯因政治原因慘遭暗殺，現該處有十一位大學教授請求美領事館保護。周氏譴責暗殺聞一多及李公樸二教授（二人均為民主同盟領袖）為國民黨特務所為。繼憤慨地評稱：「好像中國今天還需要外國租界的樣子。」周氏指出：暗殺是以破壞各民主黨派與國民黨之間的合作。周氏要求立即簽署一切已獲協議的問題。繼稱：「由於國民黨當局提出『接收』解放區民主地方政權的新的無理要求，致使其他問題完全陷于僵局。」

執行整軍處討論復員 國民黨當局毫無誠意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北平訊：執行整軍處討論軍事三人會議所草擬之復員條例草案及解除偽軍武裝問題時，暴露國民黨當局對整軍復員毫無誠意，企圖繼續保持從事內戰之數百萬大軍。會議中討論前一問題時，國民黨方面堅決反對允許退役軍人回家生產，重享天倫之樂。國民黨代表始則以強詞狡稱：「退役回家這是士兵的志願，但要適合規定，因為志願是個人的，規定是政府的」，意思是志願應該服從規定。後經美方代表折衷提出：「退役軍人志願回家，這是個目的，而規定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至此國民黨代表無法答辯，但仍表示反對。會後且公然提出謂：「政府不能放棄對復員士兵的控制」，其真正意圖，是以工兵縱隊為名，保存一百五十萬大軍，以便進行內戰。在討論解除偽軍武裝問題時，國民黨方面在會議中只同意「把偽軍部隊最高軍官扣留，其他軍官經檢舉後，有漢奸嫌疑者，再行扣留」。而在會後竟又要求加一個附註，即：「抗戰期間之地下軍及游擊部隊除外」，意圖在「地下軍」的藉口下，保持偽軍武裝。此要求為中共與美方代表所嚴詞拒絕。

張東蓀等百四十餘人 通電號召反對內戰

要求美國勿助長中國紛亂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北平訊：此間張東蓀、陳瑾昆等一百四十八人，本月七日聯名通電反對內戰，要求美國不要助長中國紛亂，號召全國人民發動反內戰運動。原電如下：

國共商談這樣拖延，老百姓實在受不了。大家都知道，中國在八年艱苦抗戰之後，無論如何決不堪再打內戰。當事的兩黨屢次聲明，都以人民國家為念，目睹當前的經濟危機，不願先啟戰端，仍在繼續和平商談。現在這樣一面商談，一面卻又調兵遣將，最苦的是老百姓。在老百姓的立場，我們再作痛哭流涕的呼籲：第一，商談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但是也決不能拖下去。第二，我們主張友邦的一切援助限於中國復興的建設事業中，足以陷中國於紛亂的，務必避免。第三，我們主張軍事與政治不可分，軍事問題必須以政治方式解決，且須迅速實現民主政治，成立由中央至地方的各黨各派與無黨無派的聯合政府。除以上所呼籲的三點外，我們更希望全國人民應以廣大的力量促進反戰運動，以促進中國的全面的永久的和平。

簽名者計有：張東蓀、周鯨文、陳瑾昆、劉清揚、符彥懿、江紹原、光未然、孟揖辰、周楞迦、周慶人、徐壽軒、徐仲航、馬彥祥、陳北鷗、荒厂等共一百四十八人。

毛主席朱總司令 電唁聞一多家屬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毛主席、朱總司令十七日電唁聞一多氏家屬，原電如下：昆明國立西南聯大請轉聞一多先生家屬：驚悉一多先生被害，至深哀悼。先生為民主而奮鬥，不屈不撓，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國志士必將繼先生遺志，再接再厲，務使民主事業克底於成。特電致唁！

毛澤東　朱德　七月十七日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南京訊：聞一多、李公樸兩氏遇害後，昆明全市已為恐怖空氣籠罩。在南京「殺人犯」政府統治之下，人民生命自由毫無保障，潘光旦教授等被迫不得不請求美領事館予以保護。南京外籍記者對此，曾於十七日向國民黨宣傳部長彭學沛提出質問，彭竟恬不知恥的稱：「可予以其本人所希望之其他人保護」，意即表明願意將保護人民生命安全之權責，讓給外國人。

馬歇爾司徒雷登也飛到廬山去了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據中央社報導：馬歇爾及新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昨日下午二時由南京同機飛抵九江，轉達到牯嶺。

蔣介石悍然中止南京和平談判 登牯嶺瞭望全國內戰烽火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蔣介石悍然中止南京的和平談判，於本月十四日突然至牯嶺遊山玩水，而當他在廬山登高眺望時，其一手佈置之全國規模的內戰野火，則已日益蔓延。

中原方面：李先念部六萬鄂豫皖子弟兵，衝破了三十萬蔣軍的包圍，蔣介石上月二十九日的第一個「圍殲」計劃失敗後，又於本月七日再頒手令，令步兵跟踪追擊、堵擊，空軍配合轟炸，必欲「全部殲滅」我中原部隊。平漢路西，蔣軍追擊部隊共分三路，其四十一軍、四十七軍向內鄉、淅川方面追擊，其十軍、十五軍向光化、老河口一帶猛進，其中十六軍、七十九軍，則開達襄陽、宜城的漢水一綫；同時，陝西胡宗南部之九十軍六十一師，第九軍二〇六師，已開抵陝豫邊境之荊紫關、武關一帶，正繼續東進，企圖配合追擊部隊，施行東西夾擊。當李先念部搶渡湍急寬闊之漢水，蔣軍飛機猛炸兩岸渡口，企圖殲滅中原部隊於漢水之畔，但此一陰謀，並未得逞。另向東突圍之李先念部，正與蔣軍七十二軍激戰於黃安、麻城。由於蔣介石「圍殲」心切，命令部隊日夜兼程窮追，士兵毫無休息，且時遭轟炸，中下級官兵頗多厭惱不滿。而蔣「圍殲」未成，遷怒於其部隊作戰不力，若干軍長師長均受處分，於是益增軍中憤激之情，日前遂有七十二軍十三師三十餘人拒絕內戰。

蘇皖方面：蔣介石對蘇皖解放區的大規模進攻，已於十五日在長江北岸來安至南通四百里戰綫上首先展開，已經出動的蔣軍，有來安第五軍、八十七軍、四軍、暫二十五軍，泰州一百軍，南通四十九軍，崇明二十一軍，以天長、高郵、如皋等地為侵奪目標，發動猛烈攻擊，已在來安、六合方面，佔去水口鎮、雷官集、新黃港等村鎮十餘處；南通、靖江、泰州、姜堰方面，奪我林×、丁堰、黃橋、姚家岱等軍事要地多處，刻正猛攻如皋縣城，戰況激烈。蔣軍有一個營在進攻中被消滅。蔣對蘇皖解放區之進攻部署，集中於邊區周圍之部隊共達十一個軍（其中有幾個軍是美械軍），其北綫軍事基地徐州，即集結四個軍之眾，旅行該地記者稱之為「兵山」「兵城」，該地尚集有飛機百架，坦克數十輛，連日不斷進行陸空臨陣演習，待機出動。蘇皖內戰為蔣繼中原之後所佈置的中心戰場之一，其計劃在於首先消滅蘇皖、中原兩解放區，以便抽出沿海路部隊，傾集進攻華北、東北各解放區，故手為所欲為。蔣家宣傳機關，初則在南京談判中公開提出無理要求，並組織所謂「蘇北難民」，高唱「武裝打回蘇北去」，企圖壓迫中共退出蘇北，繼則造謠說中共已答應讓出蘇北，以造成人民錯覺；最後即成篇累牘的捏造戰報，謠傳「共軍出犯」，威脅京滬，以為自己打人張本。但當中外記者要求親至蘇北前綫視察，則又乾脆攔阻，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蘇皖軍區發言人已發表談話，表明當地軍民面臨蔣軍進攻，決心堅決自衛。

山東方面：戰爭正以日益增漲的猛烈性沿膠濟路進行中。蔣軍以空運海運集中了五個軍十五個師的兵力，分東西中三段配合攻擊。以濟南為基地的十二軍、九十六軍、七十三軍向東攻擊，已侵陷章邱、鄒平、濟陽、淄川、博山五個縣城，和周村、張店兩巨鎮。其中路第八軍除留榮譽第一師盤踞博山外，向西猛進，已與自濟南東犯的蔣軍會合於張店。青島駐有美軍第七艦隊及駐青海軍陸戰隊第三旅（前稱美海軍陸戰隊）替蔣軍看守港口；由青島西侵之蔣軍五十四軍於東面侵陷即墨、城陽、膠縣後，正繼續猛攻高密。同時蔣家空軍配合地面部隊，狂炸山東解放區政治軍事中心臨沂縣城，與膠濟路及其兩側中共部隊防地。一般估計：蔣軍在山東之行動計劃，第一步在擴張青島、濟南外圍，打通膠濟路，然後與佈置於隴海沿綫之部隊，配合進攻山東全境。但目前膠濟路五分之二，在八路軍手中，蔣方要想以武力貫通全綫，保持今後經常運輸，亦屬難能。最近蔣方繼續增運五個美械裝備的警察總隊至徐州，其中一、二兩總隊且已空運青島，來加劇對山東人民的進攻，然彼等自己亦感到戰爭並無多大把握。

晉冀魯豫方面：豫東、晉南及豫北三個地區，同時正遭受蔣軍殘酷的進攻。豫東蔣軍五十五軍及六十八軍繼續向杞縣、睢縣、拓城間的八路軍「圍剿」，並在開封、蘭封、商邱一綫，強迫居民挖掘寬一丈、深一丈五尺的封鎖溝，以圖切斷豫東與冀魯豫間的自然聯系，而行其各個擊破之計。當地軍民英勇自衛，上月下半月殲滅進犯軍五個營。豫北蔣介石以道清路為基線，新鄉為集結點，周圍集中了六個軍的兵力。上月二十九日起，鄭州至新鄉客車全部停運，大批部隊軍火陸續北運，先後開抵三個師。其原駐新鄉及其以西之蔣軍八十五軍、三十二軍各一部，則西開修武、獲嘉，同時九十軍一部由黃河北渡，進入豫北孟縣，接防五十三師防務，五十三師即抽出作為機動兵力，圖與道清綫之蔣軍合擊與奪取重要煤產區焦作鎮。正於蔣軍在晉南、豫北部署大舉進攻之際，黃河南岸位於鄭州洛陽間重鎮鞏縣，發生了西北軍三十八軍五十五師的反內戰兵變。山西南部自蔣軍二十七軍在陝州偷渡黃河，侵陷茅（津渡）張（店）公路全綫與村鎮多處後，與原駐安邑的胡宗南第一軍一六七師旋即沿同蒲路北攻，於十日侵佔聞喜，並繼續北犯鐵路與公路連接點侯馬鎮。但在上述聞喜、安邑地區戰事中，蔣軍已有四個團潰滅。現蔣軍正向侯馬以北八路軍控制之同蒲綫百餘里防地攻擊，企圖打通同蒲路南段。而胡宗南第一軍之另兩個師，由陝西朝邑渡河，增援晉南。

東北方面：杜聿明部隊正作試探性的進攻，佈置於松花江南岸三百里戰綫上的杜聿明三個師，隨時企圖北渡，以哈爾濱為目標展開攻擊。位置在吉林的七十一軍八十八師、樺甸的新六軍二〇七師，則作進攻蛟河及其以東地帶的準備。而目前南滿杜軍的進攻重心，在於打通瀋（陽）海（龍）路及駐海龍之五十二軍一九五師及駐撫順之六十軍一部，正南北夾擊控制在民主聯軍手中的以清原為中心的百餘里鐵路。對於安東省的進攻，自新一軍的主力後調海城、大石橋作為由南面迂迴的主力後，其本溪正面之五十二軍兩個師及北翼梅河口一個師，亦已準備就緒。梅河口杜軍並於十三日向六八且進攻，故以安東為中心的戰爭，隨時有展開可能。

與軍事行動密切相關聯的，是蔣政府在國民黨區有計劃的暗殺民主人士，製造血腥恐怖，以鎮壓愛國主義的反內戰運動。繼下關慘案之後，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樸、聞一多，三天之內相繼在昆明被蔣記特務公然亂槍擊殺，這是蔣介石按其預擬之黑名單暗殺民主人士的開端。同時法西斯匪徒，在各大城市廣泛封閉進步的書店報紙，查禁許多書報刊物，此一時期情形最嚴重者為廣州、北平，幾乎所有進步書報，均被「一網打盡」，廣州行營且已備議而捕殺民主人士。上海文匯報被一個小小藉口，暫令停刊。有識人士，認為蔣介石此種流氓行為，將引起全國人民更有力的反對怒潮。平市名流張東蓀等百四十餘人，通電號召國人進行廣大反內戰運動，即其一例。

麥克阿瑟庇護日本財閥 反動派劫取讀賣新聞社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據美芝加哥太陽報特派記者蓋尼報告稱：麥克阿瑟已宣佈廢除日本獨佔工業之計劃。六月初，麥克阿瑟向華盛頓提出一冗長之報告，有批評愛德華教授解散財閥之意見。按愛德華於訪問日本的期間，曾草擬一計劃，主張解散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四大財閥，以及其它財閥的獨佔性工業，並防其在聯合國佔領工作結束之後再行抬頭。蓋尼稱：「據可靠消息，麥氏反對在目前對財閥採取任何激烈之措施，因任何對付財閥之指令，將使吉田內閣處於困境」，而今大財閥為吉田內閣之後台也。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東京訊：反動派於十六日武力劫取讀賣新聞社，反動社長馬場恒吾糾集數百名流氓暴徒，衝入該社員工所佔領的工作房與編輯室，毆打員工，當即發生激烈戰鬥。後因便衣警察及特務趕來幫助，工人因力量懸殊，暫時退出工作房與編輯室。按該社於今年二月間，在民主派主編鈴木領導下趕走反動社長馬場，使該報面目煥然一新，成為民主陣營報刊之一，銷數亦頓時增加一倍多。至六月間，馬場在吉田茂內閣支持下，用武力重又竊居該社，而本月十一日工人又展開罷工鬥爭。

美國會預選中 孤立份子挫敗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紐約訊：盤據美參院達二十四年的著名孤立份子蒙大拿州參議員惠勒，在民主黨推選該州參議員候選人之預選中，已為前蒙大拿州最高法官艾利遜擊敗，艾利遜為主張國際合作者。週來美國孤立派於預選中已遭數次重大攻擊。另一落選者為明尼蘇達州之參議員薛普斯德。美政治觀察家認為該二老牌孤立主義參議員之被擊敗，頗堪重視。

不滿總理降低工資 意大利工人大罷工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羅馬訊：意大利工人因不滿總理加斯貝利降低工資以控制物價的政策，正掀起巨大罷工浪潮。汽油工廠工人已實行全國罷工，使意大利市政經濟陷於停滯。都靈工人已於十六日晨宣佈總罷工，所有工廠俱告停頓，工人們並控制了電話、運輸、及公共設施。煤汽工人之罷工阻礙了運輸工作。全國印刷工人十八日實行十四小時罷工，使當天的報紙不能出版。

同時意大利浦格利省有五個城市發生失業者暴動，抗議生活程度太高及失業。諾西之失業者搶劫麵包店，並將麵包分予貧民共食，羣眾並毆打該城市長及麵包店老闆。在科拉多六千人截斷城內交通，並阻礙快車開出。

法五十萬工人舉行示威 抗議政府拒允增加工資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巴黎訊：十七日晚巴黎、里昂、土魯斯、及其他工業區，有五十萬法國工人舉行示威，抗議政府經濟會議拒絕允許增加工資百分之二十五。示威係總工會下令舉行。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倫敦訊：英人正展開反麵包配給運動。英全國麵包商協會代表一千五百名，於十七日午在倫敦集會，通過一項決議，反對全國麵包配給計劃，并要求延期實行。英國會議員於十七日至國會開會時，遇到一羣婦女示威，舉的旗子上寫着：誰贊成麵包配給，我們將把他當作獨裁者公佈之。按英政府已決定於七月二十一日起開始實行麵包配給，糧食大臣并稱：要拒絕配給計劃之麵包商，必處以一年徒刑及五百磅以下之罰金。

韓人希望美蘇合作 協助朝鮮建立民主國家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合眾社華盛頓訊：此間朝鮮人士，指望美蘇能在朝鮮問題上依照莫斯科外長會議的協定通力合作，以協助朝鮮最後建立為民主國家。因為朝鮮美軍司令官霍奇固執地支持金九、李承晚等反動派，違反莫斯科之外長的協定，致使美蘇聯合委員會工作陷於停頓。華府韓僑對此評論道：「如果不是美軍佔領軍某些領袖的固執，則五月間蘇美軍事當局在朝鮮的談判，將不會破裂」。在美韓僑民意測驗的結果，大多數要求蘇美合作。

美國汽車 生產銳減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合眾社訊：由於鋼及其他主要原料不足，美汽車生產率低落。福特公司職員稱：戰爭雖已結束一年，而汽車生產率則僅達百分之四十。福特每日原可產六千輛，現僅三千輛。

詩歌與音樂

郭沫若

自然界的一切風聲、雨聲、水聲、濤聲、獸聲、鳥聲、甚至如花開花落的聲響，都有一定的頓挫抑揚。人在未有語言時所發出的意識，混沌呼號時笑也都是自成天籟。這些應該是最早的音樂，或音樂的固型。人到發現了自然音樂中的規律，於是便有音階與音律產生，由於音律的合理組成，使音樂便更加成長。

人類的語言發明之後，一種象徵着明確意識的音樂出現，她便是詩歌。詩歌對於音樂似乎只是一種分枝，或者「變種」。但語言的音律性有限制，而意識的發展性無限制，意識的音樂超過了音律的限制而成長。於是詩歌便逐漸分離，詩歌與音樂也逐漸分離了。

隨着兩者的成長與一離同時更為社會的分化所強迫，詩歌與音樂都錯誤地走上了權貴奉仕的道路，技巧歸諸宮庭，本質留在民間，技巧隨着時代的翻新而翻新，本質隨着人民的永在而永在。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人民的願望，始終保持着詩歌與音樂的不斷的本流。

三十年來人民在呼喚要把詩歌和音樂各自的本流充沛起來，要把技巧與本質合而為一，要他們整個地奉仕於人民，反映人民的生活，表達人民的感情人民的願望。經過三十年的辯證的發展，「雅」與「俗」，「新」與「舊」，「外來者」與「固有者」漸漸到了可以成為新的綜合的時候了。人民在要求着新的人民藝術，新的民族形式。

詩歌與音樂在這新的要求之下，平衡地發展而保持着密切的關聯，要以人民的意識為意識，人民的感情的節奏為節奏。沒有節奏不能成為音樂，沒有節奏的音樂更不能成為詩歌。這一對流動的時間藝術，應該在中國人民的呼召之下，而發展着新的生命。

我們服從着人民的呼召，我們要創造新音樂與新詩歌，新音樂與新詩歌的大合抱和一切藝術的大合抱，以奉獻於我們至高無上的主——人民。（轉載滬詩歌與音樂週刊創刊號）

小詩

張學良

發芽

盼發芽早，
願根葉
　長的茂；
深種苗，
勤鋤草，
一早起
直到
　太陽晒的
似火燒，
呀，
芽，畢竟發了！

撿糞

到處打主意，
撿糞
　[illegible]尿
活[illegible]強盜。
在人前誇口為的
那樣[illegible]
　是我的頂好，
呱呱叫！

讀張學良近作

漢田

客有從息烽來者，帶來張將軍近作新詩兩首，[illegible]可喜。將軍被[illegible]十[illegible]矣，各方呼籲釋放政治犯，將[illegible]至未被歸入政治犯之列。而謂以「家法」處之，十年以來監視將軍一家及其左右者[illegible]達百餘人。將軍以釣魚種[illegible]為其日常功課，晚[illegible]在[illegible]油燈下讀書精進，亦以此損害其目力，壯[illegible]之身將老光鏡。將軍之兵諫實為神聖抗戰之直接推動力。今抗戰勝利而東北內戰[illegible]已，殺人盈野，將軍羈繫息烽無以為力，其為感慨何如也！

某[illegible]公近從息烽過，帶來將[illegible]消息多：挑燈辛勤讀史記，下[illegible]輒復[illegible]歇。使對[illegible]圍[illegible]得已，子牙垂綸悲蹉跎。獨憐勝利復員日，長繫壯士將如何？

惡夢

……基思……

吳黑大是剛從頑固軍裏逃來的新戰士，前天，因為和班長鬧了意見，心裏不舒展，夜裏就裝病鬧小差，被同志們在村外勸阻回來，自己覺得非常慚愧。經過班長給他解釋以後，他決定在晚上點名的時候，去向同志們懺過……

但是，當天下午，吳黑大頭痛起來，班長給他舖好了被子，扶着他，叫他睡下，連長就叫班長上街去了。吳黑大由於過度疲乏，漸漸暈迷而夢過去了。

後來他聽得點名號「嘀嘀嘀」的響了，他忍着痛，坐起來要到前院去向同志們認錯，說明白。突然見班長進來了，要阻止他。

「躺着吧，」班長說：「好啦以後再去講。」

「不！」吳黑大拒絕說：「咱一定要去！」

他走到隊前去了，大家看着他，熱烈的鼓着掌……

他開始敘述他的過去：

「同志們！」吳黑大懺愧和懊悔的說：「咱是再也不走啦！……我往那裏去找這樣的班長呢？」他低下了頭繼續說：「我是邠縣鄉下的莊稼人，四一年冬天，王保長派我們到鎮原縣去送軍糧，在那裏被中央軍扣住當了新兵。半三年的時光，我臉上被那些狗官們打遍了巴掌印。但我最傷心的就是我老鄉陳二皮匠的死，那是我親眼看見的。當時，陳二皮匠病啦，狗連長王金融到班裏來看見，翻起了眼睛，硬逼着要叫抬出班去，我們稍慢了一步，就罵開了：「你們幹什麼？還放在家裏妨礙公共衛生?!」那裏像咱們革命隊伍呢？我做了錯事還安慰我。……」

於是，他帶着悲痛的心，來哭訴着老陳的故事。老陳被扔到村外邊的一孔破窰裏。那窰洞沒有門窗，裏面一股惡心的屎嗅味——這是村裏的豬狗和過路人常常大小便的地方。牆根的草，已經長起來有一尺多高，窰角裏陰濕的地方，長起了青苔……

「天黑啦，咱偷偷的去看他，陳二皮匠睡在塊門板上，見了我，他就嚎啕大哭，抓住我，不准我走。他說：

「老吳，咱快完啦，你救救我……」

「天呀，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勸慰他：「咱沒忘記你，我會常常來看你的！」但他仍不肯放我。

「第二天，白天我不敢去看他，因為王金融宣佈啦：病號要隔離，只准醫官去檢查。」

「天快黑了，」我實在想看看他好了點沒有，便裝着去大便，把自個身上的幾個錢，在老百姓家裏買了幾個雞蛋給他帶去，我真相信那裏有醫官照護他，我想拿去請醫官煮給他吃。

「但是，我到了破窰裏，鬼也沒有一個，只見老陳裹着一件破大衣——這不是他原來的大衣，他那好的已經被連長派人來換走了——從門板上掉到地下了，微微的呻吟着，已經快要死了。我這才明白，王金融的「醫官檢查」，不准人管，原是要叫他早些死掉，他好多吃一個空額。我蹲下去，把他又扶到門板上來。他用着顫動的微弱聲音，喊着冷，鼻孔裏却燒出了血，糊得滿臉都是血塊。他睜着火紅的眼睛，死盯住我，老半天。他才醒悟似的說：

「兄弟，我記得你……

「雞蛋拿給他不能吃。我又跑到老鄉家裏去，想煮好了，再給他送去。他害怕離開我，死死抓住我：

「不要走，看着同鄉的關係吧，就剩你一個人記得我啦！兄弟……」他說着，眼睛可憐的閃動着。「咱死啦，給咱家裏捎個信……」

「但幾天來沒人給他送點水和飯，他也實在希望我去弄點水來給他喝……。

「在那裏，老鄉都很恨我們，他們給我們編了個歌子：

黑皮的西瓜沒好心，
挺進師害死老百姓，
大白天捉雞偷麥蕎，
黑夜裏遍家抓壯丁，
挺進師！挺進師！
看你那天才短命？

因此，我去老鄉家，他們不肯借鍋給我用，說了半天好話，他似乎也可憐我了，才「嗯」了一聲，點點頭，表示可以。我剛燒着火，隊伍就吹點名號了。沒有辦法，我再不能去看他了。我請老百姓可憐可憐，替我給他送去……

「第三天，快半夜啦，我下了崗，又偷偷去看他。那時，天正要下大雨了，外面連一點星光也沒有，很遠的地方響起了雷聲。河灘上一羣餓狼在打架，嘷嘷嘷的亂嚎。我自個兒也有些害怕了。我慢慢摸到破窰裏，輕聲的喊叫他——大聲的叫是不可能的，連排長聽見，就會殺死我，或兩腿剁爛，開革的！

「「老陳，老陳……」

「沒有人答應。我便用手去摸。我怕他又滾到地上睡着了哩。可是，什麼也摸不到，我汗毛都立起了。我想：「一定被狼拖走了！」

「我想跑……。「可是，又想起他是我老鄉，我慢慢用腳在破窰裏拌他。我想：「就是他死啦也得知道他的下落，將來回到村上去，好告訴他家裏人個明白。」最後，我真拌着了。他光着個身子，冷得直挺挺的，橫在窰角裏。我嚇得打着寒噤，轉身就跑……

「第二天，連上的兄弟們去看他，把他抬到一棵大楓樹底下。連長王金融的太太，掩着鼻子，站在上面院子裏看了一眼，罵着說：

「「男人連褲子也不穿，放在大路上，多惡心，還不快抬去丟掉？」

「不多會，連長王金融也來了，他用手巾掩着鼻子同嘴，猙惡的暗暗笑了笑：

「「怎麼，昨天軍醫沒有來？唉，真沒想到他會死……」你們看，黃鼠狼也哭起雞來了。」

吳黑大講着：眼淚滾滾的往臉上流，臉蛋上都快起皺溝了。他還想要講；但，忽然覺得他又站在那棵大楓樹底下。陳二皮匠在那裏赤條條的躺着，臉上滿是血痕，他看着他，「噢——」的一聲跳起來，手來抓他，尖聲的叫着：

「兄弟，救救我……」

吳黑大怪叫一聲，驚醒過來他臉上滿着大汗，心噗噗噗的直跳，只覺的有一個人在他背後扶着他，忙着用毛巾給他擦汗。

這是誰呢？他奇怪的轉過頭去，打量了半天，才認出來。……

「呵，班長！……」他叫着，眼淚滾了出來。

「你……？」

「怎麼？」

「你……真原諒了我麼？」

「怎麼不原諒你呢？可別再這麼想吧」，班長又給他擦着汗！「你要喝水麼？」

「喝。」

班長把他輕輕放在枕頭上，到前院去端着水來，拌了些白糖，遞給他。

「試試甜不甜，」班長說：「剛才連長叫去給你買來的。」

吳黑大接過碗，看了看班長，慢慢的低下了頭……

一九四五、七、一三日東山

金匾

曾克

韓營很靜。像一般鄉村的夜晚一樣，沒有燈光。只朦朦朧朧的看見北房和西房一片坍塌的瓦礫堆，和兩間破東屋裡着牲口棚。牲口粗聲的在嚼着草。我們還沒有向這家主人招呼，一個老太婆，雙手捧着一大把熊熊燃燒的蔴桿，從東屋裏跌跌蹌蹌跑出來了。她嘍嘍嚕嚕的說：

「這位同志怎麼才過來呢？」

「在區上吃飯的！」交通員回答。

「方才區長來了，說是個女同志到俺家來住，身邊還引着孩孩。俺把小北屋的炕都燒熱啦！」她瞅了瞅我說。「同志，你知道，敵人把房子毀壞得一間好的都沒有了。還就着住上幾天。快照着這亮，去拾掇拾掇吧！」

交通員接過火把，我的孩子，發現奇蹟似的突然嚷叫起來：

「媽媽，你看，太花牌牌！」

我朝着他小手指畫的地方抬頭一看，原來在東屋低矮的門頭上，懸掛着三個巨匾。火把一搖一晃，匾上的金字閃着光。交通員馬上對我說：

「這些都是光榮匾。這是個模範家庭。當家的老漢，是韓營老百姓的龍山，翻身恩人。在俺二區，只要提起老農會，老革命，和澈底模範，沒有人不知道。」

「呵！他在家吧？」我立刻就想見見這位羣衆的領袖。

老太婆說：

「開會去了。那天夜裏他在家安安生生睡過覺呵！」

「這老漢可能吃苦，六十來歲的人了，對工作比青年人精神還旺，動頭還足！」交通員誇獎着說：

老太婆語氣沈重的又說：

「老是老了！近來腿又不吃勁，黑夜開會，熟路，還常常一跌一跤爬回來呢！勸他歇歇吧，他反給你生氣。」

兩個人把我帶到屋子裏，又爭着向我介紹了一陣子，才各自回去睡覺。

半夜裏，有橐橐的腳步聲在我窗前停下。接着，一個老人結結巴巴的聲音，從窗子傳進來了：

「嗯！同……同志！」

我答應着，正要披衣起來開門，他又說：

「睡……睡了，不用動！我開會才回，聽……聽家裏說你……你來了，過……過來看看。」

我感激的話還沒說完，橐橐的腳步聲已經遠得聽不見了。沒有再睡多久，窗紙就發了白。我懷着如同要看新奇景物的心情，很快起來。院子各處打掃得很乾淨，掃把掠過的細紋還留在地上。東屋門半開着，證明已經有人起來。牲口棚也空了。我沒有去多想這些，注意力完全被東屋門頭上的匾吸引住了。昨夜看不清楚的匾上的字，而今一個個清晰的映進我的眼睛裏。民國三十三年武鄉縣長和縣指揮部政委送的那幅黑漆匾，鮮紅的大字，首先燃燒着我的目光：恭頌年高六十積極工作為公衆辦事很有聲望的韓國棟同志壽辰。緊挨着就是次年正副縣長一同獎勵的「模範抗屬」，而特別光彩奪目的，卻是韓營全體村幹部和羣衆贈的那一幅紅底金字的了。

這上面寫着「革命家庭」四個大字，另有這樣一段小字：「韓國棟同志年六十一歲，自幼貧苦，在舊社會下深受痛苦。自抗戰開始，參加革命工作至今七年，非常熱心，時時為羣衆打算，得到全村羣衆欽佩敬愛。此次參軍，為世界和平迅速實現，抗戰早日成功，送兒與姪參軍殺敵，全區模範。歷史第一光榮。」

我生平第一次看見，匾掛在破落院子裏，牲口棚邊的低矮的門頭上。人民能把榮譽頌讚，加於自己真正愛戴的人，在同一國家另一社會裏，是不會有和不可能有的事呵！我一遍又一遍的讀着這些頌詞賀語，企圖背誦了它。

突然，有人喊我了：

「同……同志！昨……大……大早起來做……做甚？」

跟着這結結巴巴的聲音，一個又低又瘦，頭上蒙塊爛毛巾的小老頭，趕着一頭牛和一個毛驢走進院子。我絲毫沒加思索便問：

「你老人家是韓國棟同志吧？光榮！光榮！」

老頭子搖着頭，擺着手，抖動着下巴上一撮黑鬍子笑着說：

「不……不敢當，屋……屋裏坐……坐吧！同志！」

他把牲口拴在槽上，拖着一雙又破又大的棉鞋的腳，一拐一拐的往屋走。他的腿是羅圈形又特別短，穿在他身上的那條老棉褲，像要掉下來似的，褲當堆攤在大腿中間。

「炕上坐！」他和老婆子一齊把我推上土炕。

韓國棟同志沒有馬上坐下來和我談話。他站在炕頭上，向吊在屋樑上的一大串留種籽的玉茭夾縫裏，摸來摸去找什麼，他打開了十幾張落滿灰塵的紙條看了看，有些發急的向老太婆問：

「有誰來動它嘛？」

「那上面有你的命，誰敢碰碰呢？」老太婆回答。

韓國棟嘴巴一撅沉默一會，突然記起似的，從懷裏掏出一個白麻紙字條，遞給我說：

「事情太多，年紀老了，總是丟三忘四的！」

我看着一個羣衆報告魏老財剝削事實的信，還沒有開口打聽具體的情形，韓國棟同志就熱情的對我說了：

「同……同志，你來的好呵！我們的查……查減運動，正……正需要人幫助！」

「過去的查減工作，做到甚麼程度了？」我關心的問。

「大地主基本是鬥倒了。羣衆也都享受了果實。」他湊近一些結結巴巴的說：「不過，不澈底！還有老財留下相當多的地，叫他剝削人，你不看那信上，羣衆發現魏老財偷偷挖出銀元在頂區搞生意呢！」

老太婆很自然的搭上腔來。

「同志，壓在俺老百姓頭上的這塊大石頭，可不容易掀掉呵！共產黨八路軍給俺們住腰，俺這老頭子帶着頭，大家幫鼓着勁，才從人家姓魏的腳底下爬出來。還有很多人的債沒清出來呢！大家寬大他，讓他，他還要搗鬼！」

「就是要澈底他呦！」韓國棟同志說。

在我們談話的時候，很多人來找韓國棟同志商量事情。他匆忙的吞了幾口早飯，就帶我一齊跟互助組下地去了。一走到田陌上，他就指着正南里把地的一個山寨說：

「同——同志，那……那就是姓魏的寨子，武鄉有名的南寨。」

我看着那建築在絕崖上的石頭城、鐵門、砲眼嘲諷似的自語了一句：

「就是神氣呵！」

「還有吊橋呢！三四十串院子，一營兵都塞不滿，過去，人家寨門一開，咱就嚇得打哆嗦呵！」跟我們一起來的一個青年農民睜大眼睛說。

到了地裏，大家一面工作，一面神話一樣講述魏老財的發家的故事。

康熙年間，魏家六代祖爺，坐四品官下任，馱了二斗金子回來，又興土木又置地。官鹽店、藥舖、錢莊、當舖、糟坊一下擱到他懷裏。韓營老百姓的命運完全被這兩斗金子給細住了。十分之八的土地叫他佔。家家戶戶借他的錢種他的地。韓國棟同志也是因為揮霍父親使了他二十元大洋，自給他受了五年，還不夠利錢。最後把僅有的五畝地也頂給了他！

幾百年的血淚冤仇，人們是不會忘記的。但，過了六年自由解放的新生活的現在，人們更集中精神的，是現實的鬥爭。於是，話題很快就轉到即將進行的澈底查減的工作上來。大家像又陷入四〇年開始減租清債那種激動的情緒裏。說得很熱鬧。

「這……這回一定把……把債都清回出來。在俺們這裏，再不留一個吃現成飯的寄生虫！」

晚上，在村東頭一座古廟裏，韓國棟同志召集一個積極份子會。大家把各種材料研究了一下，又決定了進行鬥爭的步驟，韓國棟同志便鼓勵大家說：

「毛主席不讓咱身上拴一點繩繩！澈底救咱們！」他由於激動，聲音更結巴了，他比着手勢來表達發不出的言語。「集中力量把這工作完成，人人都分了地，自己打莊稼自己吃。誰也不再舉債務，好好生產咱窮人也來發家！」

深夜，他回來，月亮落了，在黑路上，他被一塊大石頭絆倒。本來就有病的腿，這樣就立刻不能動彈了。

查減運動進行着。他只在炕上躺了兩天，就又拄着拐杖一跛一跛的在到處奔跑了。

當我要離開韓營的先幾天，羣衆正在醞釀一件大事：他們準備在這次運動勝利結束的時候，選舉一個年輕力壯的人，幫助韓國棟同志的農會工作，讓他能夠得到一些休息。大家又把全村生產大隊的技術老師的尊重稱號加到他身上！並且還在趕製着一幅金色匾，頌揚他全部光榮的革命工作！

一九四六，六月末。

口外民謠

浴岩

湯二虎

湯二虎，
白眼狼，
蹲在省政府，
光要錢糧，
日本進了熱河境，
他向關退却跑的慌。
一退退到了長城裏，
黎民百姓淚汪汪，
仰對蒼天高聲罵，
湯二虎沒有人心腸。
國民黨那管百姓苦，
當官就為徵草糧，
二虎大肚瞭，
百姓餓斷腸，
一年大旱澆黃土，
秋後只落兩把糠，
多少百姓死路旁！

（註）湯二虎是國民黨熱河省主席。

大路長

一條大路長又長，
皮車輪兒滾滾轉，
駝騾銅鈴響叮噹，
千車糧食千車布，
千車運來的棉衣裳，
問車兒要到那兒去！
口外百姓有飢荒，
千里鵝毛禮義重，
表表解放區百姓好心腸。
萬水千山路途遠，
天涯兄弟心一樣，
你若問這是誰的話，
毛主席朱總司令好主張。

特來道謝

——山西民間傳說

吳群

閻錫山回到太原城，和鬼子一個鼻孔出氣，太原老百姓沒有一個不恨的，街上經常貼有「反對閻錫山」的字畫。老閻心裏害怕，晉東南打八路軍吃了大敗仗後，更神魂不定坐臥不安起來。一天晚上他剛睡下，覺得門外有人喊「報告」，老閻恍恍惚惚的叫進來，門開了走進兩個渾身是血的人，到床沿前，一句話不說，爬下一個勁兒磕頭，老閻捉摸不透：別人都說我不好，怎麼這兩人這樣的待我強？就問：「你們倆是幹什麼的？」那兩個站起來說：「我們本是太原的兩個大漢奸，去年五月在東門外被八路軍的游擊組打死了，到陰司裏閻王爺知道我們是漢奸，每人打了一百板，就壓在十八層地獄裏了，我們想永世不能出來，誰料到你老人家回太原，大刮地皮，竟把你十八層地獄，也刮透了一個大窟窿，我們才又死鬼復活，所以「特來道謝！」」閻錫山聽說是鬼，大吃一驚，忙叫：「打鬼！」只見那兩個鬼魂兒，並不害怕，從容容的哈哈大笑道：「不要打，咱們是一家人！」

東江縱隊北撤記

◇陳凡◇

廣東東江中共武裝人員二千四百人於六月三十日晨分乘美國巨艦登陸艇三艘，離開了波濤洶湃的大鵬灣向山東煙台北撤。

波動中的鄉村

記者於六月二十二日到達大鵬灣上的葵涌時，東江南岸和東江北岸全部的中共武裝人員已進入最後集中地。他們並不是集中在一個地方，而是在最後集中地的範圍內分散在許多村莊裏。有些地方甚至離開指定中心及第八小組所在的葵涌二三十里，中共人員明白表示，這是因為過去的教訓使他們對於安全問題不得不作謹慎的考慮的緣故。在最後集中階段，葵涌雖是指揮中心，但中共武裝人員的登船準備工作，是在沉着和緊張中進行的，所以武裝人員雖不斷的往來，但各村仍保持着嚴肅的靜穆，因為他們遵守協議不得作任何宣傳。

為什麼要北撤

在葵涌所看到的中共武裝人員，除了上層幹部男女以外，多數是二十五歲以下的人，其中大約十分之一都是十幾歲以下的「小鬼」，有些祇有一枝步槍這麼高，便已經是機關槍射手，他們肩上放着機關槍雄糾糾的跑路，一點也不覺得累。武裝人員中不但是男的，也有女的，她們帶着手榴彈，短髮赤腳與男性一樣吃苦和戰鬥，在隊裏她們與男子吃同樣的飯，每月領生活費六百元，每餐九兩米，副食費四十元，油二錢，每月加菜肉半斤，魚半斤。她們有當中隊長的與當指揮員的，她們與男子有平等的工作機會。談到政治，這些年青的男女連「小鬼」在內都有常識的水準。隨便問一個男女隊員：「為什麼要北撤？」他們都會毫不遲疑的答覆你：「是為着廣東的和平?!」再談下去他會為你說出一連串的道理。

一位小鬼名字叫做王景，是大鵬人，三年前日本人攻到他的鄉下，強姦了他的嬸嬸，他為着抗敵復仇參加了「東江縱隊」，這幾年來他都是做政權工作，已經成了一個很好的「小鬼」。他能批評中國時事，都說得頭頭是道。他們的衣服是襤褸的，他們的武器是參雜不齊的，有手槍，有步槍，有輕重機槍，有美式衝鋒槍、有擲彈筒、有土砲，這些武器有些是從與日本人的戰鬥中奪得的。每一枝槍，每一顆子彈，都被他們愛惜着。就因為衣服襤褸和武器雜亂，使政府人員到最後還是輕視他們的力量。但中共武裝人員自己則全部都有堅強的自信，曾生少將在沙魚涌的海灘，為記者總結八年來的經驗時說：「東江縱隊之所以能夠在艱苦的情形下存在和發展，是因為他是與人民結合的，而所能與人民結合，則是因他是抗日的。而人民的要求也是抗日。」

東江縱隊的成員在初期多是知識青年。據一個國立中山大學的學生說：「最多的時候，「中大」同學就有三百人左右。」香港淪陷後，吸收了一部份優秀的工人，其後因在鄉村民衆裏生了根，又吸收了大部份的農村青年，直到日本投降止，連戰鬥人員及鄉村自衛隊在內，共有一萬多人，自勝利後，一部份人員已進行復員，因之，這次為北撤集中到大鵬灣的人員，連小部家屬在內，只有三千二百人左右，其中除二千四百人北上外，均一律復員。復員人員由中共造具名冊，送交廣州行營備案，並希行營照協議」，予以安全保障。

復員問題

復員問題所給予東江縱隊負責人的煩惱，比北撤問題還複雜，那些人應該北撤，那些人應該復員的問題。尤其繁重的，是對於那些他自己要求北撤，而負責者估計他適宜於復員的人，和那些應該北去但又拖着不少問題難於北上的人底說服工作，他們組織了復員工作委員會負責處理復員問題。北撤與復員重要的根據，還是依據於成員的自覺，其次就是依據上層的計劃，據中共方面，曾少將說：「復員人員一般的每人發給復員費三萬元，路途過遠的多發一些。」他表示中共擬抽出一部份錢，在香港九龍新界方面辦幾個農場，收容一部份復員人員，生產自給；一部份則設法介紹工作，其餘回家的回家，歸農的歸農。對於歸農，他說：「但也要看政府是否真的能給他們以安全保障？」中共方面對於復員人員安全和生活似乎還留着很大的憂慮。

多少悲歡場面

無論江南江北和粵北部份武裝人員，一到了最後集中地，就特別忙着。司令部還為一部份人員分配時間，讓他們和遠道而來的家屬會面，這人情的佈置充滿了悲歡。司令部特別在葵涌的一座三層的樓房裏，設了一個家屬招待所，記者到的時候，那裏住了二百多人，她們有些是來找久別的丈夫的，更多的是來找久別的兒女的，他們攜來了紅薯、雞鴨、雞蛋、花生等禮物，一見了面雙方面都先流下了眼淚。「革命」與「家庭」在那裏作頑強的爭鬥。

羅浮山下之淚

曾生少將對到煙台後的工作是這樣的想像：「經過了八年的苦鬥，我們要休息一下，總結一下八年來的經驗，再加強學習，加強訓練。」東江縱隊的幹部都相信到了山東之後，他們不致直接參加軍事戰鬥，一個「小鬼」也說：「這二千四百人是廣東的資本，黨一定不隨便使用。」我問他們「留戀廣東嗎？」[illegible]博羅縣的韓滿元說：「不論外面的批評如何，這裏無論如何是我們生長的土地，我們在這裏播過種，開過花，結過果，當然是留戀的。當我走下羅浮山的時候，返身回望，眼淚就流出來了！」

（大公報）